

電影劇本叢書

暴風里的雄鷹

石魯 著



藝術出版社



电影剧本叢書

电影藝術編譯社編

暴風里的雄鷹

石魯著

藝術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暴風里的雄鷹

石 魯 著

電影藝術編譯社編

*

藝 術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八號)

北京東四头条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字數：71千

開本 31''×43'' $\frac{1}{32}$ 印張 4 $\frac{1}{16}$ 插圖 2

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3001-5000

定價(7) 0.38 元

內 容 說 明

这个剧本描写的是一九三六年在青藏高原上，藏族人民如何营救和掩护了几个在长征中掉队而又不幸被敌人俘掳的红军战士，同时也描写了这几个红军战士怎样团结着藏族人民为反对国民党匪帮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而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从而歌颂了红军战士和藏族人民之间以鲜血结成的友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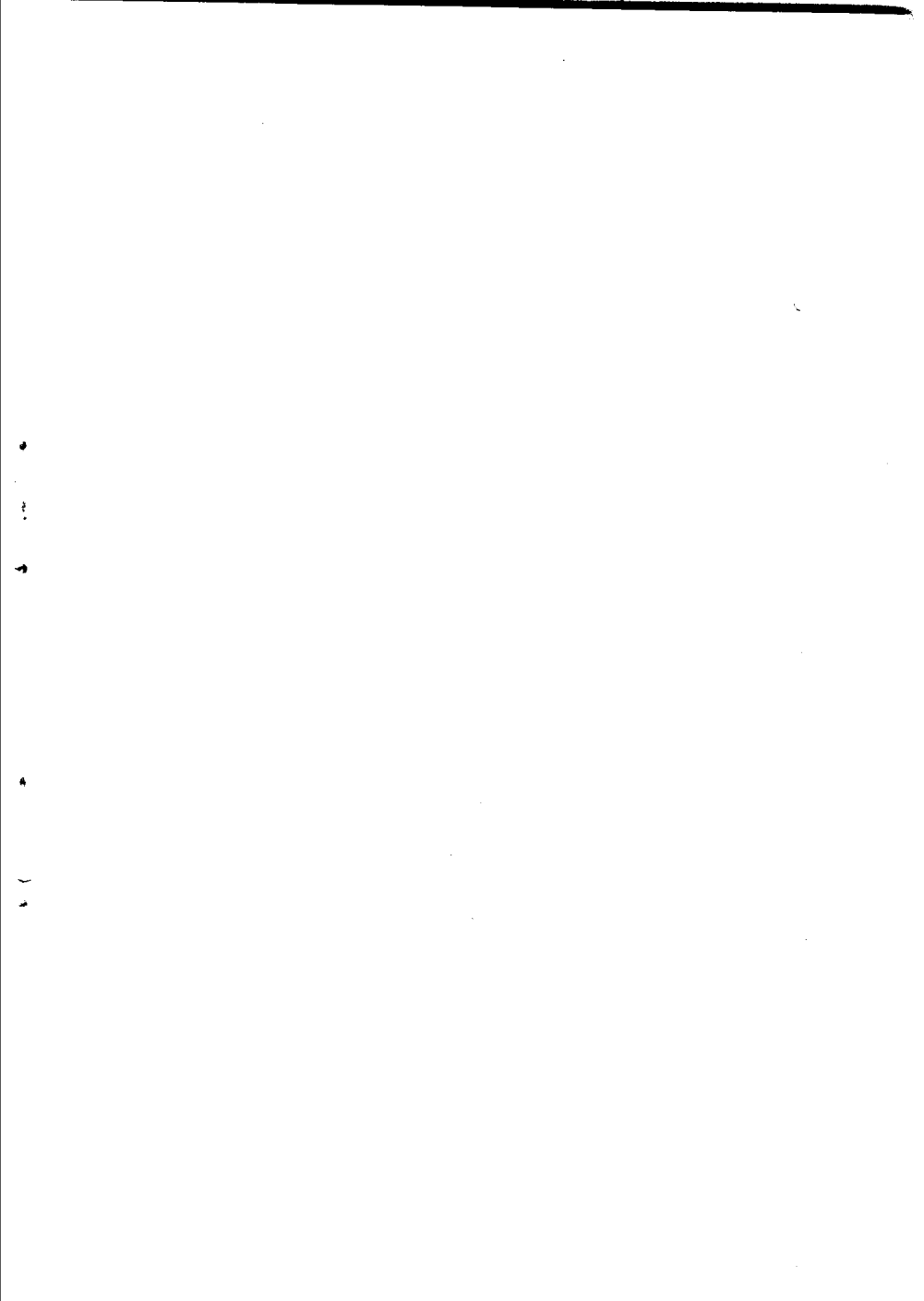
剧本中刻画了藏族人民的英雄形象，颂扬了红军战士坚持革命斗争的崇高品质，反映了兄弟民族对国民党匪帮的仇恨，和对革命的衷心向往。剧本表明了党通过自己的优秀战士，在草原上、在藏族人民中间留下了革命的火种。

目次

一	風暴中之鷹	三
二	森林裏的獐子	三
三	獵人之家	三
四	部落頭人	三
五	三隻餓狼	四
六	官墾區	四
七	一把鐵鏟	六
八	正義和恥辱	七
九	山中秘密	七
一〇	烽火連天	八
一一	大敵臨前	九
一二	雪山之巔	一〇
一三	黃河之濱	一五

主要人物

劉長勝——紅軍某連指導員。
火 娃——紅軍某連小鬼。
老巴爾——藏族老獵人。
華爾丹——老巴爾之子。
丹 果——老巴爾之女。
藍莫錯——老巴爾之妻。
嘉木錯——牧民。
德爾格加——藏族百戶。
阿米多湯——藏族牧主。
索 甲——阿米多湯之子。
譚占彪——馬步芳的營長。
冶福海——馬步芳的管家。
紅軍戰士、藏族羣衆、馬匪士兵多人。



字幕

一九三六年，有少數在長征中掉隊的紅軍戰士，不幸被敵俘擄，他們被押到了茫茫無邊的草原……

一 風暴中之鷹

草原上，蓆茂草的漪波如同一片白色的海洋。

远处，一帶連綿起伏的山崗直接着藍天。

天边上，屹然高聳着一排白雪之峯，在燦爛的陽光下，狀如千軍萬馬，舉着亮晶晶的戈矛，排成鋒利而雄偉的屏障。

草原是靜謐而荒涼的。附近地上有一羣巨鵬在爭啄着野獸的殘骸。

這時，从草原中間的低窪地帶突然冒出一列人羣，前面是一輛高大的木輪車，後面約莫有二十多個騎兵，中間走的是十五個青年紅軍；他們一个个被綁着胳膊，像黃河岸上的樺夫一樣，蹣跚地掙扎向前。

走在行列前面的是個戴八角帽的青年。其實，从他那副被太陽晒成褐色的又被沙土蒙蓋的臉上，看不出是老還是少，祇有他那双奕奕有光的眼睛裏還蘊藏着一股活力，時時都在思謀的不住向四下張望。旁邊的一個小鬼，頭髮亂糾糾地像一盆火焰，他嘴裏不停地咒罵着，時而回頭向敵人憤怒地一瞥，有時就索性停步不走了。他們身上都穿得襤褸不堪——有的裹着褐布衫、粗羊毛線衣，還有的掛着一兩片破羊皮板。一望而知：他們是歷盡了監獄的殘酷和跋涉的艱難，被折磨得腳不像活人的腳，臉不像青年的臉，瘦瘠得如同幽靈一般。

這時，押解他們的騎兵，也睡態迷糊地隨着馬的步態，一搖一晃地走着。祇有頭前那輛「乾稍車」●的高大韃轡，响着「咕蹬咕蹬」的單調聲。車上堆着落鍋、帳棚、背筐、鋤頭、鶴嘴鋤、鉄鏟、鐮刀……乱七八糟的東西，顯然是押送去進行勞役的工具。

在这荒涼而沉悶的途中，還聽見趕車人拉着懶洋洋的聲調唱着「花兒」。

忽然，隨着大車的顛簸，震掉了一把鐮刀頭，戴八角帽的青年馬上机警而敏捷地一

腳踏住，趁敵人沒有注意的瞬間，他彎下腰去拾了起來。

亂頭髮的小鬼不由興奮地脫口叫出一聲：

「指導員！這……」

指導員臉色一沉，馬上警惕地睥了後面的敵人一眼，把嘴一呶說：

「火娃，指什麼？叫我老刘看看！」

火娃猛地領悟剛才失口的危險，顯得有些驚慌失措的樣子。但正好一羣巨鵬从平地奔到高坎處，乘勢展翅而飛，他便机靈地轉變口气說：

「哦！老刘，我指那羣大老鷹，你看牠們飛上天啦！」

刘指導員將視線轉移到天上，望着一羣巨鵬騰空直上，牠們驕傲地与雪峰比肩，自由地翱翔在万里長空；巨影像片片飛雲掠過草原，掠過山崗。他那嚴肅如岩石般的臉上，也不由現出興奮的表情，从胸中長吐一口气，說：

「呵，牠們飛得好高呀！」

一霎時，晴朗的天空忽然湧起一朵朵黑心黃邊的濃雲，這是風暴將臨的預兆。

老刘望望天空的变化，又看看敌人的惨状，於是，机警地动手割着自己的细缚。绳索在他臂膀上慢慢断开了，他抽出两臂又帮火娃解开绳索。同时，低声地说：

「大风快来了！听我口令，就往南面山上的『敖包』●行动！」

信号——一个传达给一个。

绳索——一个帮助一个解。

一阵悄然进行之中，他们已经脱开了束缚。但他们仍然抓住绳子，丝毫不显露出激动的样子，继续走着。大家都默默地等待着老刘适时发出行动的信号。

春天的傍晚，在这青藏高原上，好像发瘧疾似的定时要颳一阵狂风。这时，天色一变，黄风从黑色的天际线上，呼啦啦地像洪水滚滚而来；蓊茂的海掀起了白浪狂澜，人羣像连夫仆伏在地面，一会又像颠簸在海上的孤船。马在嘶鸣，像求救的哀笛一样凄惨。风浪还在不断地猛吹猛涨着，一会淹没了草原，淹没了山岗；高耸在天空的雪峯也像倾塌了，巨鹏穿过黑雲和風暴而消失了，太陽也沉落在无边无底的風海之中！

当这暴風席捲、黄沙迷漫的时候，敌人也紧张地驅馬上前，圍着行列警戒而行。一个戴黑羔皮帽的騎兵，縱馬过来，横蠻地一鞭擊在火娃头上，惡狠狠地叱道：

「日奶奶！共產娃，还不快走！」

「馬匪軍！你老子們曉得走！」火娃閉着眼跳起腳直罵。他像堅韌的蘆葦草一樣，被風暴壓下去，又翻起身來。

這時，趁一股黑風猛撲過來，老劉俯在地上打了一响尖銳的口哨，接着祇見他們一个个順着風勢往地上一滾，有的從馬腿下連爬帶跑的向着不同的方向而逃了。

風一過，敌人的眼一睜，就像狼嚎般的嘶声直叫：

「人跑啦！跑啦！」接着「砰砰」的槍声向周圍盲目地射擊着，馬羣追馳在風暴裏，子彈呼嘯在風暴裏，風暴更加狂野地咆哮着吞沒了一切。

風暴平息了怒吼，稀落的槍声顯得格外刺耳。

這時，鬼魅似的月亮從黑雲縫裏時而洩出一縷慘澹的青光，茫茫的荒野，不時傳來尖長而起伏的狼嚎。

火娃從草莽間匍匐着向前爬動，時而站起來，向前奔跑兩步，又跌倒下去。當月光灑在他身上的時候，他猛地又掙扎起來，顛蹶着奔向一帶山崗的黑影中，向周圍輕聲地

●「放包」是藏族祭山神的一種土堆，上面插許多樹枝，遠看像一叢樹。

呼喚着：

「老刘！老刘！指……」

突然，从草叢裏蹦出一羣野獸的黑影，「喳喳」地从他身旁疾馳而过，他猛地向後一蹲，从地上抓起土塊扔去，忽又楞楞地自語着：

「哼，他媽的黃羊！」

接着，他又气喘喘地向前爬，但抑不住更焦急地喚着一連串名字：

「老刘……指導員……張大順……周黑蛋……小武……冬娃子……」

周圍仍然沒有回声，祇不時爆發幾聲野獸的嚎嘯。

前面山頂上，背着灰色的天空和慘澹的月亮邊緣，已顯現出一叢「敖包」的黑影。於是，他朝着那标记，更快地爬、跑。但当他接近山脚的時候，前面出現一羣巨人怪獸般的東西把住了路口；有的像豎着一蓬怒髮，瞪着亮閃閃的綠眼睛，一動也不動地站着、蹲着，像等着人一過去，就出其不意地要伸出魔掌把人抓住吞掉似的——其實，這是多年來風暴將草原弄成的奇蹟；沙土被颳走了，祇有頑強的蓆茂草佔据着一塊塊的土地，於是形成一些屹然聳立的島嶼，將野獸的洞穴暴露在外面，成了一些透光的窟窿，看去儼如怪物的眼睛一般。火娃楞了一陣，才走向這帶好似「八卦陣」的地方。忽然，从

附近的土堆間傳來一種像急喘的馬吁聲，接着隱隱約約地有人呼喚：

「火娃，火娃！」

火娃一下精神振奮地回應了一聲「哎」，就朝那聲音的方向繞尋而去。

老劉的腿部被流彈擊傷，他艱難地抓着草根和棘叢向坡上攀緣，但經幾番努力都連人帶草墜了下來，他仆在地上氣喘的不能動了。

火娃奔撲在他身旁，驚訝地：

「噫！指導員，你掛花啦！」

老劉抬起頭，艱難地嚥了一口唾沫，說：

「嗯，沒什麼！我還有一條腿……」接着，他又咬緊嘴唇掙扎起來。

這時，山下傳來馬蹄聲，接着在山影與月光交接的草灘邊緣出現了十來個騎兵的輪廓與談話聲：

「从這道山牙壑上！」

火娃一听，急忙把指導員揹起來，但他走不到幾步就摔倒了，他又掙扎起來再作最大努力。

老劉在背上急忙招呼着：

「火娃！放下！快放下！」

火娃气喘喘的放下老刘，緊急地說：

「指導員！怎办？」

「你快跑！」

「不！指導員，死就一塊死，活也跟你一塊活！」

老刘忍着痛楚故意刺激地說：

「小鬼，害怕嗎？」

火娃一怔，堅決地說：

「不！怕死就不幹革命！」

老刘堅決而果斷地說：

「那你就听命令！趕快从这道陰坡繞到山头上，告訴先到的同志，不要等齊，馬上就跑！你看山头上有敖包，山那边一定有藏民，你懂了嗎？」

「懂了！」但他又难过地說：

「那你？……」

老刘掏出鐮刀，但他一看火娃吃驚的眼睛，却說：

「我——能跑掉！快走吧！」

火娃跑了幾步又返回來，老劉簡直生氣地把他一推，說：

「嘿！又不是姑娘家，難捨難分的幹什麼！」

火娃急忙從懷裏掏出一點東西遞給老劉：

「指導員！路上我還剩一點炒麵，給你留下吧！」

老劉一下忍不住喉嚨管直發梗，他祇好接過來，但仍嚴厲地說：

「快走！不然同志們全要遭殃啦！」

老劉望着火娃的身影迅速地消失之後，他才急忙連滾帶爬地隱蔽在那些奇形怪狀的土堆中，使身子緊靠在土壁上，屏着氣一動也不動，像化為岩石一般。

敵人衝上土堆地帶，詐哄地吆喝着：

「快出來，開槍啦！」

劉長勝一動也不動。

接着「砰砰」的槍聲，响震山壑，子彈「嗖嗖」地飛嘯而過，穿過土堆，擊中岩石。

劉長勝仍然一動也不動。

敵人忽然發現火娃在山坡上奔跑，大喊起來：

「山上有人跑呀！快追！」

槍聲不斷向山坡射擊。騎兵从土堆間嘩嘩地衝過去。劉長勝一見敵人發現了火娃，於是奮不顧身地趁着最後一個騎兵擦過他身旁，就以踞高臨下的地位，用尽全力量猛一鐮刀砍去，把敵人帶下馬來，他奪過槍枝，就利用土堆作掩護向前射擊起來。前面的敵人還莫名其妙，亂哄哄地直叫罵：

「日奶奶！後面是幹啥吃的？子彈朝自己身上打！」

那個戴黑羔皮帽的敵人，正掉轉馬頭，就中彈摔下馬去，怪叫一聲：

「哎呀！後面有共產黨！」於是，大部分敌人就被吸引回头直向土堆包圍而來。

劉長勝就在土堆之間爬來爬去，像捉迷藏似的和敌人周旋，他不住叫喊着：

「快！老張，往那邊去！火娃，快往山下跑！快快，你們往這邊，快！快！……」

他這邊放一槍，那邊放一槍，直鏖戰到子彈射盡的時候，終於不幸又被敵人捉住了。